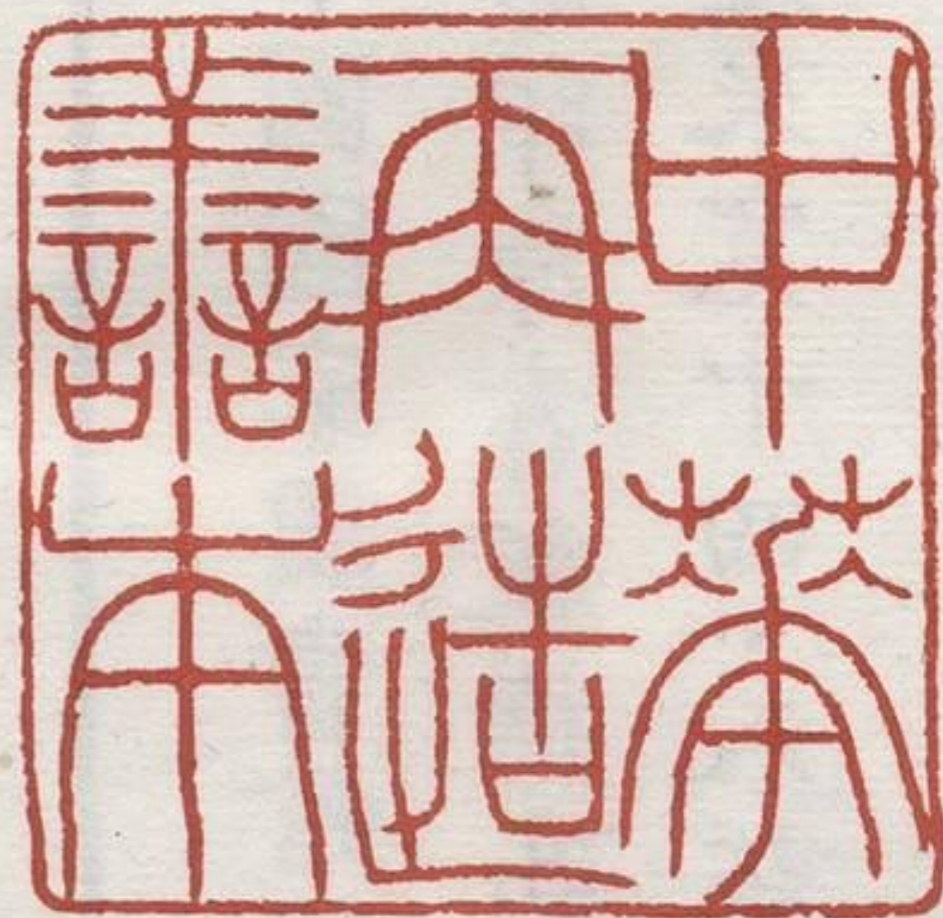


南華真經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七釐米寬十四·八釐米



羊真經

天龍子者曰南

言雖與會而

則雖富先月

夫我然不動

矣斯可謂知

運而應矣

雖也

受身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

七卷末卷十四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字子玄撰

出

南華真經序

開

南華真經序

南華真經序

南華真經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  
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  
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  
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  
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爲則隨  
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  
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漭而游  
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  
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  
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  
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  
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言玄妙至  
至之道融微言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  
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  
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  
茫至人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  
復乎己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  
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

源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壬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真極者也



逍遙遊

亦作消搖游

順化逍遙

扶搖風名

南華真經卷第一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郭象注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

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

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

乎逍遙游放无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事宜鵬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善其弘旨皆可略之

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

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夫又可惜心於其間哉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

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

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

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天之蒼蒼其

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

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音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无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

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近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則負大舟也无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膠 古孝反 又如字

鷲音學一音於角反或作鷲音預

也

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无窮使起之飛不能无困矣 風之積也不

厚則其負大翼也无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

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

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道遙也 蜩與鷲鳩笑之曰我決

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

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无以自貴於小鳥

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

月聚糧所適遠則聚糧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之二蟲又何知謂鵬

謂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道遠之大意 小知不

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敢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

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无待之人遺彼忘我具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无功名是故統小大者无小无大者也

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

於无小无大者无窮者也且乎不死不生者无極者也若夫 奚以知

道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无待也

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

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

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

千歲為春

培裝 闕於葛反

搶七良反 枋方

莽莫浪反或 莫郎反

蒼七蕩反

或如字

斥小澤也 鷓於諫反鷓雀也

極變道送

廣古曠反

數色主反下同

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

數音朔

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

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高下不可相踰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美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湯之問棘也

是已

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

窮髮之北有冥海

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

其脩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背

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

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

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

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小大之辯也。

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

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歧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

故夫知效一

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

自視也。亦若此矣。

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而宋榮子猶

然笑之。

未能齊故有笑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

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審自

定乎內外之

分。

內我而外物

辯乎榮辱之境。

榮已而辱大

斯已矣。

亦不能復

過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足於身故

雖然猶

有未樹也。

唯能自是耳未能无所不可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



然善也

冷然輕妙之貌

旬有五日而後反

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

以一時而周也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

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

无所不乘者无待耳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

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

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

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

玄同彼我者之道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无風而行故必

待无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

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故曰至人无已

待况有待者之巨細乎神

人无功

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聖人

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无功無名

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

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

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也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无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且忘言以尋其所沉而或者遂云

無己道遠

辯變也崔本  
作和

無功道遠

庭 勅定反

藹 音邀反 妙紹反

射 夜又食 亦反

淖 昌略反

賓也。吾將為賓乎。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穆契為匹矣何以

言其然邪夫與物真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无心玄應唯感之從况乎若不擊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无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无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巨耳若以外臣代平内主斯有為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實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

歸休乎。

君予无所用天下為。

均之无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无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之地雖異其於道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

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

而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

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

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

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无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之縛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惟怪其

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无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内 不

食五穀。吸風飲露。

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

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

信也。

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間堂之裏而立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无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

无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澹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礙者自得矣世皆

旁薄剛反礪蒲各反旁薄猶混同也

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

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

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无此理

人也之德也將旁礪萬物以為一世斬

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

數故能體化合變无往不可旁礪萬物无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无心也我

苟无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立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

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之人也物莫之

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稽天而不溺大

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无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无變於已况溺熱之

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

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无所用之堯治

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无

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无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

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

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

堯也自迹觀真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真哉故將求四

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始至遠之

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孺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

斯山谷之士非无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无窮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

無名道送

斷了管反

宵烏了反又武駢反宵然猶悵然

適物道送

瓠戶郭反

呼許橋反

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无所容非不呼然大也吾為其无

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其藥能令手不拘滑故常澤於水中也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

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

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无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遥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

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

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今子之言大而无用眾所同去也莊子

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

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

無為逍遙

齊物論

嗒吐蒼反

齊我

噫乙戒反

罔罟。今夫犖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

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

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

野，彷徨乎无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

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

苦哉。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以則物皆逍遥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郭象注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

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

喪其耦。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牙與為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顏成子游立侍

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

固可使如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寂漠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

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无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今之隱几

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子綦曰：

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

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汝聞人籟

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无所錯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成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其名為風。大塊者无物也夫噫氣者宜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為之

呼胡刀反又許  
口反  
琴良教反又六  
琴收反

謫音孝又虛  
交反

突於克反一音  
香

咬於交反或音  
殺

喝五恭  
反

比毗志反

齊智

縵未旦反

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呼。言風唯无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為聲也。而

獨不聞之。琴琴乎。長風之聲。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

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此略舉眾竅之所以。激者。謫

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此略舉眾竅之聲。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

風則大。和。夫聲之宮商雜于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厲風濟則

眾竅為虛。濟止也。烈風作則眾竅實及其止則眾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而獨不見

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

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眾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

會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則不能生。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

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

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

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摠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咸其自取。怒者

其誰邪。物皆自得之耳。誰王怒之使然哉。此章明天籟也。大知閑閑。小知間

間。此蓋知之不同。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蓋言語之異。其寐

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蓋寤寐之異。與接為構。日

以心鬪。縵者。密者。宓者。此蓋交接之異。小恐惴惴。

大恐縵縵。此蓋恐悸之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

畏反 佳皮

讓詳反

洩逸

熱之涉反

朕除忍反

賤古來反

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此蓋動止

之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

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其厭沒於欲老而愈洩，有如此者。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其利害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喜怒

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此蓋性情之異者。樂出虛

蒸成菌。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无方自此以下明无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其然彌

也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相代，代故以新

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言其自生。非彼无我，非我无取。

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而不知其所

為使。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若有真宰而特不得

其朕。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可行已

信。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而不見其形，不見所以得行之形。有情而无

形。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付之自然

而莫不皆存也。吾誰與為親？直自存耳。汝皆悅之乎？其有

私焉？皆悅之則有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不悅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如是皆有為

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

豈直人之所為哉？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

也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四支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

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一自自在其有真君存

焉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无益損乎

其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卑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

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言物各有分故知者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

終身役役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而不見其成功夫物情无極知足者鮮故得此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

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人謂之不死奚益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言其實與死同

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

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不由知則未有所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

且无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奚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未成乎心而有

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

是以无有為有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无故至人兩順之

是以无有為



穀音穀

齊是非

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理元是非而或者以為有此以无有為有也或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

夫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

各有所說故異於吹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我以為是

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便我之情偏

果有言邪

以為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

其

未嘗有言邪

以為无言邪則據已已言

其以為異於穀音

亦有辯乎其无辯乎

天言與穀音其致一也有辯无辯誠不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

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

道惡乎隱而有具偽言惡乎隱

而有是非

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

道惡乎往而不

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皆可道隱於小成

言隱於榮華

夫心亦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世而心於言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所是

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之儒墨也故言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一也

欲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則其共之以明

亦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元是非者儒墨之

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元是非也欲明元是非非則其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无非

物无非彼

物无非是

物皆自是故元非是物皆相彼故元非彼

无非彼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也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

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

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彼是方

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

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

因是

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无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无死矣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夫懷豁者因天下之

是非而自无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具非无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无所奪故也

是亦彼也

我亦為彼所彼

彼亦是也

彼亦自以為是

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

非

此亦自是而非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

果且無彼是乎

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復為彼故彼是有无

未果定也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无心

者與物真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无方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

應无窮

夫是非反覆相尋无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无是无非也无是元非故能應天是非是非无窮故

應亦无窮

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

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

一是一非兩行无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无懷乘之以遊也

故曰若以明以指喻

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指之非指也

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

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天自是而非彼彼我

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也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

也將明无是无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无是同於自是則天下无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

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无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

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无是无非也

可乎可

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

可乎不可

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

道行之而成

无不物謂成也

愷 九委反  
愷 決

分如字

之而然无不然也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

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然其所

與搯厲與西施恢詭憍怪道通為一夫蓮橫而

搯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

憍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其成也毀也我之所謂成而彼或

謂之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為一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无成

與毀猶无是與非也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

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

得也夫達者无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者莫不修暢而自得也適得而幾矣

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因是已達者因而不作已而不知其然謂

之道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勞神明為一

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

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

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

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

一者无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或因所好而自是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

休乎天均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是之謂兩行任天下之是非古

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

茅 序 椽子也

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无累與物俱往而无所不應也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

未始有封也 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其次以為有封焉

而未始有是非也 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也 无是非乃全也 道之所以虧愛

之所以成 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立同彼我也 果且有成與

虧乎哉果且无成與虧乎哉 有之與无斯不能知乃至

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與虧故

昭氏之不鼓琴也 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繫手遺聲多矣而執箏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

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一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

師曠之技策也熏子之據梧也三子之

知幾乎 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心或技策假寐或據梧而瞑 皆其盛

者也故載之末年 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 唯其好之也

以異於彼 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以明 其好之也欲以明

之 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

之昧終 是猶對牛鼓箏言其故音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 而其子又以文

之綸終終身无成 謂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 若是而可

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音不明所以終身无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

之不成亦 可謂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无成

也 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无成矣故聖人

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

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 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

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江南本作雞我无成亦可謂成

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恠憭怪則通而一之。使群異各安其所。安眾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今且有言於此。不

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

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

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後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遺是非。又遺其遺。雖然。請遺之又遺之。以至於無遺。然後無遺。無不遺。而是非自去矣。雖然。請

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有未

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

有無也者。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也

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無也者。

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

無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有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今我則已有

謂矣。謂無是非。即復有謂而未始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

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胸中也。天下莫大

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

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

我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

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

太山為小則天下无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无小也无小无大无壽无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

矣且得有言乎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既已謂之

一矣且得无言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

即是有言矣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

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

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三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无

言而故自无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

有乎夫一无言也而有言則至三况尋其未數其可窮乎无適焉因是已各止於其所能乃最

是也夫道未始有封真然无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之言之

故是非无定主為是而有盼也道无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請言其盼

有左有右各異便也有倫有義物物有理有分有辯

羣分而類別也有競有爭並逐曰競對辯曰爭此之謂八德略而判之有此八德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内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盼同於自得也六合

之內聖人論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春秋經世先

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眾人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已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曰何也聖人懷之以不辯為

懷耳聖人無懷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

嗛欺筆反

江南本作周

園 剋又五九反 又音團

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夫大道不稱付之自稱 无所稱謂

大辯不言已自 別也大仁不仁无愛而 自存也大廉不嗛

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 我也故无所容其兼盈大勇不怯无往而不順故 能无險而不往道昭而

不道以此明彼彼 此俱失矣言辯而不及不能及 其自分仁常而

不成物无常愛而 常愛必不周廉清而不信激然廉清貪名 者耳非真廉也勇伎

而不成伎逆之勇天下共疾 之无敢舉足之地也五者園而幾向方矣

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无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 辭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冀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 而性彌失故齊物 而偏尚之累去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者 皆性分之

外也故止於所 知之内而至也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 任之也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 故曠然无盈虛之變也而不知其所由

來至理之來 自然无迹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 其光不弊也故昔者堯

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

釋然其故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 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 安无隱也

則蓬艾乃三 子之妙處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

萬物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 无有蓬艾而不光被也而況德之進乎

日者乎夫日月雖无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无不得也而今欲奪蓬 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

賜其性各安其所安无遠近幽深付之自 若皆得其極則彼无不當而我无不怡也齧缺問乎王倪曰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所同 未必

齊物

齊治

是所...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无所用其知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

惡乎知之 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 然則物无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 然無不任矣 雖然嘗試言

之 以其不知故未敢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

知未可 知矣夫蛤蜊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蛤蜊者乃以蘇合為貴故所同之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所謂

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 且吾嘗試問乎汝 已不知其正故試問汝 民溼

寢則膏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

恂懼獲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此略舉三者以明萬

物之異便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蚳蛆甘帶鷓鴣

者鼠四者孰知正味 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元主 獲獮狙以

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

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 自我觀之仁義之

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元窮則是非之境元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齧缺曰子不

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

知之斯懸之未解也 王倪曰至人神矣 元心而元不順 大澤焚而

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

結丘一反

獮篇面反 雌音妻又如字

江藩本有飄字



振海而不能驚

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无萬介於曾亡也

若

然者乘雲氣

奇物而行非我動也

騎日月

有晝夜而无死生也

而遊乎

四海之外

夫唯无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死生无變於己

與變為一體故死生若一

而況利害之端乎

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瞿雀

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

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

不就利不違害

往而直前

无所避就

不喜求

求之不喜直取不怒

不緣道

獨至者也

无謂有謂有

謂无謂

凡有辯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目謂耳故无彼有謂而有此无謂也

而遊乎塵垢

之外

凡非真性皆塵垢也

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

卷十一

十一

莊子

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立也何足以

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

彈而求鴉炙

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目今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瑩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无懷而聽瑩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立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雀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

妙道之行斯亦无異見卯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

予

嘗為汝妄言之

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

汝以妄聽之奚

若正聽妄言復為大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

旁日月挾宇宙

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辭也

為其脗合置其滑涪以隸相尊

以有所賤

致尊卑生焉而滑涪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脗然无波際之謂也

眾人役

役

馳騫於是非之境也

聖人愚也

茫然无知而直往之貌 參萬歲而一

成純

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眾人謂之雜矣故復然然勞

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釋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

物盡然

無物不然而以是相蘊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

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

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

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變

喪而不知歸者邪

於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

夫弱喪焉知死之非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

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一生之內

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

莊子

卷一

七

其始之蘄生乎

蘄求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

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

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夫夢者乃

由其觀之當死之時亦不

覺而後知其夢也

當所遇无不足也何

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夫大覺者聖人也大

懷者皆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

乎牧乎固哉

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

丘也與汝皆夢也

未能忘言而神

予謂汝夢亦

夢也

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

是其言也其名

猶未寤也况竊竊然自以為覺哉

為弔詭

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

萬世之後而

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言能

无係而立同死生者至希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

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

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汝也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

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

黜闇吾誰使正之

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音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

矣惡能正之

同故是之未足信也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

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无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

同既具而是非无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

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各自正耳待彼不足

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何謂和之以天倪

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曰是不

是然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

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

不然也亦无辯

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无辯无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是非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

若不相待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

年也

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

忘年忘義振

於无音故寓諸无音

夫忘年故立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

理暢於无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

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與

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景

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言天機自爾坐起无待无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无極卒至於无待

而獨化之理明矣

吾待蛇蚺蜺翼邪

若待蛇蚺蜺翼則无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

所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世或謂罔兩待景景

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无邪无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

以物象形故明乎象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

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

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立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

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謝而內无所矜是以誘然皆生

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

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

非形之所使形非无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

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无迹若乃責此

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

已存乎爾中何夷之得有哉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齊化

齊化

齊因

景映承反又如字

蝶也自喻適志與

自使得意

不知周也

方其夢為胡蝶而不

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无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俄然覺則

蘧蘧然周也

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為

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今之不知胡蝶无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

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  
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周與胡蝶則

必有分矣

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

此之謂

物化

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

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唯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南華真經卷第一



